

常识辞典
专栏

本文题目中的藏家指藏书家,卖家指出版人。出版人的工作分为前后两端,前端是组织书稿,即选择内容,后端是制作和销售图书。对于前端而言,出版人需要有合作伙伴。不同的出版人追求不同,偏好不同,伙伴也不尽相同,有人偏重官人,有人偏重商人,有人偏重学人。出版人的大忌是只看重自己,此为题外话,待另文探讨。

如果将我看重的人物具象化,他们应该是藏书家、策划人、学者与作家,以及真正的读书人。在这些人物中,又以藏书家最为重要。此处所指为私藏,而非官藏。官藏的管理者是图书馆馆员,其精英人物应该是图书馆馆长。在健康的国家中,他们是由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大人物担任,出版者当然要重视他们的存在,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角色等,都与私藏有所不同,价值取向也大不相同。私藏有许多独到之处,比如私密性、个人喜好、商业运作等,他们较少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定和左右,爱书的意思相对自由。尤其是私藏最讲传承,家传或承继前贤等方面有很多说道,不是社会化的图书馆建设可以涵盖的。有观点认为,在以往的历史上,看一个时代是善政、仁政或恶政、暴政,藏家的生存状态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

不过私藏并非都好,因为藏书群体的门槛低,参与者复杂,诸如有钱的、有势的、有闲的、拾荒的、投机、附庸风雅的,遍地都是,真正称得上藏家者寥寥无几。由此想到收藏家的三个要素:财力、学问和见识。财力来源于家传、外入或

藏品运作,学问是勤奋的产物,见识是人生经验的积累,凡种种,还需要造化与天赋的积淀。此中家传原本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,但在不良社会中,这一条恰恰成为天方夜谭。

藏家与卖家的高下比较,一是在懂书上,藏家自然取胜;二是在喜好上,藏家不爱书者没有,卖家不爱书者比比皆是,显然在这一层意义上,又是藏家取胜;三是在选本上,历代藏家或有刻书的传统,其本意大多在热爱、流传或分享上,而与古今卖家比较,其选书之精准与品位,做书之目的与追求,实在不可同日而语。

说到这里,可能有人会说,照此观点,藏家可以做出版家了。没错,藏家的知识结构和技能,最接近于总编辑的身份。做一点儿源流追溯,两者同源源于书籍,分流于书斋与书肆,他们在行为上有交会之处,在学识上有高下之分,只是志向不同而已。我国百年以来,最出色的两个出版机构: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,它们的先驱与核心人物,恰恰都是书香世家的后人。

前者张元济,据《中国藏书楼》(任继愈主编)记载,张元济的十世祖为明末张奇龄,始建涉园;九世祖张惟赤为清顺治年间进士,他继承父志,将涉园辟建于海盐林泉胜地,开始着意收藏图书;至六世祖张宗松,涉园藏书达到巅峰;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以藏书名世;清道光以后,张氏一门中落,涉园也毁于兵燹,数世藏书盛业,就此化为烟云。到张元济时,涉园已经片纸不存,但他立志恢复祖业,得知

藏家与卖家

俞晓群

书肆中钤有涉园印记的图书,他都会不惜重金收购。后来与人合作创办合众图书馆,曾编《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》。为此我曾提出两个观点,一是张元济离开政界,投身出版界,一定与他重振涉园的志向有关;二是张元济在出版界的成就,一定与他家传有关。

后者陆费逵,他于民国初期创建中华书局,出版《四部备要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典籍,成就辉煌。我当时有人诤陆费逵跟风商务印书馆,你出《辞源》,我出《辞海》,你出《四部丛刊》,我出《四部备要》云云。此种说法有失偏颇,其实陆费逵如此壮举,既有商业考虑,更有家学渊源。清乾隆年间国家开设《四库全书》书馆,征集天下书籍,加以校勘、整理,总编辑是纪昀,总校官是陆费逵,而后者正是陆费逵前五代祖父。陆费逵为此工作20年,晚年于嘉兴构筑枝荫阁,其中藏有晚年《四库全书》副本,但因洪杨之乱毁于兵火。有这样的家传背景,中华书局能够印制《四部备要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,已经成为陆费逵先生的毕生志向。

写到这里,回看自身,我常常会产生两个念头,一是出版人应当向藏书家学习,学他们爱书、懂书、藏书、识书,而不是只懂得编书、印书、卖书、赚钱;二是出版人结交朋友,一定要格外看重藏家。我是这后一条的实践者,工作时尝到很多甜头。

先说陈子善,他不但是大学问家,曾担任大学图书馆馆长,而且藏书巨多,对近现代文学书目之精熟,堪称当代翘楚。回望几十年我

编过的书,许多都出自他参与的策划,像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《海豚书馆》等。前几年出版他的《签名本丛考》,还有在编的《记徐志摩》《张爱玲版本丛考》等,都是他珍藏版本与学术研究的成果。

再说王强,他是西书收藏家,而且不但收藏,还对西书版本状况极为熟悉。在微信群中,我经常见到他与陆灏、林道群等探讨藏品,彼此应答快慰,滔滔不绝,我无从插嘴。我们研究选题,时而会请王强参与讨论,他见解独到,异响旁出,让人叹服。有一次我向王强,在您的人生经历中,哪一种体验最难忘?他说去伦敦旧书店看选书,老板一见他进来,立即挂上“闭店”的牌子,说今天不接待其他客人,只为你一个人服务。那样的感觉真是太奇妙了。

最后说韦力,实言之,我最爱听韦先生讲关于书的故事。有一次我评价,在对书的理解与认识上,韦先生类同于张元济一类人物。闻此言韦先生连称不敢,但这不是虚话,他起码有两个特点,时常让我惊叹为天人。一是他胸中有无限多的好题目可写,他写不完,别人又写不了。题目是什么?是一个创意产业的生命线。在海豚出版社时,我们几次跟韦先生讨论选题,一次落实五六部书稿,后面还有很多题目未及实现。如今韦先生著作很多,每年会有多本新书面世,当然与他善于创意有关;再一是他对版本的熟悉,如在古典书籍方面,别人是江河,他却浩如大海。交流中,经常会出现那样的情况,当我问到

某书状况时,韦先生立即如数家珍,我问他为何如此熟悉?他说:“某年某月,我已经收藏此书。”此类事情如果偶尔发生,倒也不足为奇,经常在闲谈中出现,你就不得不惊叹其神性了。

及此我想到近日一本新书《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》(译林出版社)即将上市,作者大卫·皮尔森曾任英国国立艺术图书馆收藏部主任、英国目录学协会主席,他在书中谈到国家对藏书家的态度。他说在英国国家信托麾下,有多家个人的庄园图书馆,他们在1999年曾举办一次大型展览,介绍中写道:“这些藏书让我们看到庄园原主人的知识和文学兴趣,几乎和庄园宅邸一样生动。”他还提醒人们,注意每本书的装帧、藏书票、眉批、题记等与众不同的个性。最后总结说:“书籍最好、最重要的特性是它们可以被阅读,所以这些乡间庄园藏书仍能与人们交流。”

再有,本书译者肖蒂女士曾采访大卫·皮尔森。大卫谈到英国有许多藏书家协会,其中有一个非常高且排外的协会,叫罗克斯伯俱乐部,它成立于1812年,是世界上最早的藏书家协会,成员限定在40位,他们大多是英国的贵族,都有自己庞大的图书馆。这个俱乐部也出版书,每个成员都必须自费出版一本书,让其他成员欣赏,内容和风格可以自己决定。俱乐部也出版一般公众可以购买的,但他们必须用统一的罗克斯伯装帧风格来装订。

《字里行间》絮语

余斌

余斌 全等同于夹缝文章,大略是指书的后面,写书的人,时代,人性。至少对我而言,读字里行间是读书的一个境界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,一时不到,有个追求,也好。”——就是说,书名对应的,在很大程度上,是一个愿景。实在“虚”得可以。

序是十年前写的,十年过去,很难说我离这个愿景是更近了,还是更远了。虽然没做过统计,但我自觉读书的量在下降,读而未竟的书越来越多,而有分量的书在其中占了多少也很可疑。这两年尤甚。个中缘由,一言难尽。但阅读的碎片化,肯定是其一端。读书要能读出字里行间,是有条件的。当然得“别有会心”,前提却是一张安静的书桌,大块的、完整的,而不是切

割得七零八落、支离破碎的时间,书桌上还得是可以含英咀华的书,否则何来古人所谓“沉潜含玩”?

也是古人说的,三日不读书,便觉言语无味,面目可憎。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人,此语未免夸张,不过,心虚还是难免。对照曾经的愿景,就更是心虚,用流行的字眼,堂皇起来,便是要有负了初心的惶恐了。就读书而言,追溯起来倒不难,无非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,宽泛点说,“读书明理”四字也用得上。若这称得上初心,那是还没忘的。那么,要紧的是去安顿书桌,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,庶几对得起“字里行间”这个我喜欢的字眼。

(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)

不止一次,不止一个朋友,对不止一本拙作的书名表示过遗憾。连带着,也对我的命名能力表示怀疑。意思是一样的,即我起的书名过于平淡,不够醒目响亮,容易过目即忘。我自谓不是沾沾自喜的人,但有时也不免话拣好听的听,或者,竟能化负能量为正能量,从否定里听出肯定来。像上面对我书名的“非议”,我就曾正话反听,想,这岂不是说,撇开书名,书本身还是可以看看的吗?于是不无沾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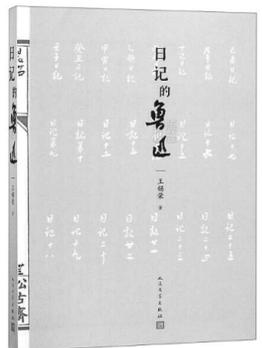
从消极的意义上说,这也避免了枉担虚名之虞——至少标题党的骂名落不到我头上。我的担心并非全无理,因在我看来,我拉来做书名的,都是绝妙好词,比如“字里行间”,尽管像许多好词一样,已被用滥了。以为“字里行间”一语很妙

的,显然不止我一个。有次一个学生告诉我,你的书名和别的书撞车了。我就到网上搜一下,发现委实撞得不轻:好几本书都叫这个,还有用作丛书名的,甚至有家连锁店,也是这名目。再看看介绍,有一本是谈论书法的,有一本是谈学英语的,“字里行间”,不仅意思好,而且很切题,可落到实处,可谓虚实相生。比起来,我的书名完全是“务虚”的性质,自序里曾有交代:读书“总是自以为读出了字里间间的东西,最有快感。英文里有Between the lines一语,没专门记就记下了,就因为翻成中文是‘字里行间’的意思,无端地喜欢。其实有的书并无字里行间可言,有的书字里行间意蕴无限又未必读得出来。这里的‘字里行间’还不能完

鲁迅日记里的买书生活

本报记者 王云峰

提示 鲁迅现存的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开始的,也就是他31岁跟随教育部北迁北京,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开始的,一直到1936年10月18日他去世前一天为止,跨度总共25年。但其中1922年的日记丢失了,一生中留下24年的日记。这些日记是鲁迅日常活动的第一手资料,最能展示其真实的生活。王锡荣著的新书《日记的鲁迅》就是对鲁迅日记的精彩解读。作者力求从鲁迅日记简洁的文字当中,捕捉每个信息,还原每一段故事。



鲁迅的日记本来是不准备给别人看的。因为如果老想着给别人看,“须摆空架子”,给自己看,“反而可以看出真面目来”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,鲁迅的日记对于常人来说,并不耐读,如同流水账本。鲁迅的日记中,记载了天气、

买书成瘾,买到不知做什么用

1912年12月31日,鲁迅在整理完一年来的买书清单后,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审自五月到年末,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,然无善本。京师视古籍为古董,唯大力者能致耳。今人处世不必读书,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,尚复月掷二十余金,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,亦可笑叹人也。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。”

从鲁迅的日记中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买书的情况。当时,鲁迅的月薪是80块大洋,还要寄回绍兴养家。在这种情况下,每月花20多块大洋买书,看得出鲁迅对当时社会的怨气,颇有“愤青”味。这时鲁迅刚刚31岁,但是他买书已

享受读书,看书已成人生第一需要

读书是鲁迅的人生一大享受,看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。1912年7月11日:“收小包一,内《Noa Noa》……夜读泉庵所著书,以为甚美,此外典籍之涉及印象宗者,亦渴望见之。”这个小包是周作人从故乡绍兴寄来的。泉庵即高更,是法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。他的《若阿·诺阿》一书是在南太平洋的塔西岛上生活的回忆录。从鲁迅的记述中,可以看出鲁迅读到这

星期、日常起居、社会活动、文娛活动、购书、交往、钱来钱往、看病等。虽说内容广泛,但是很简要。每条一般不超过100字,最长不超过150字,最短的,除了日期、天气外就只剩下“无事”二字。但在鲁迅研究者眼中,鲁

迅的日记看似简略,其实里面大有文章,奥秘多的是,可以说是一部鲁迅百科全书。无论鲁迅生平史料研究,鲁迅的语言文字研究或是相关历史研究,甚至对民国社会、文化、经济的研究,鲁迅的日记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和文化

研究资料。基于此,《日记的鲁迅》这本书努力在鲁迅简单的记载中,将隐含其中的丰富内容和感情色彩找出来,呈献给读者。书中解读内容庞杂,只能择其一二。本文着重展示鲁迅的爱书生活。买书也更随意了。那排内山书店经常送来一大册一册的精装书,有些也未必是鲁迅预订的,但是鲁迅总是来者不拒。最奇怪的是鲁迅有一次竟在一家鞋店里买了一本书。鲁迅买书的品种也宽泛得很。1934年1月20日,鲁迅买日本《岩波全书》中的《细胞学》《人体解剖学》《生理学》(上)各一本,每本八角。这是他早年所学,好像还没忘情。这个月月底,又买《鸟类原色大图说》,还是精装本,简直不知道他买这书有什么用。有时候,鲁迅也会发出“买这么多书干什么”的自问。1913年3月16日:“下午整理书籍,已满两架,置此何事,殊自笑叹也。”

可是鲁迅日记上看到的,远不止这个数。原来,鲁迅经常收到周作人寄来的书,也常常给周作人寄书。再后来,周作人也到了北京,兄弟俩买的书常常不分彼此。1923年7月,兄弟俩决裂,鲁迅一怒之下搬走了,藏书都没拿走。第二年6月,鲁迅决定回去拿,谁知周作人夫妇竟然大打出手,鲁迅有些书就留在那里没有拿出来。这是鲁迅后半生抹不去的内心创痛。

■书单

在广阔里行走 只为遍寻古建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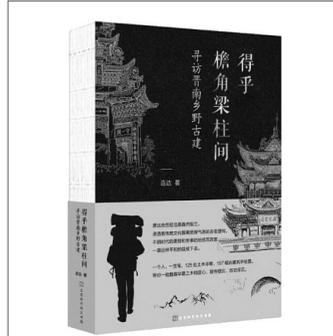
读书,看起来是一件安静而孤独的事情,但对许多阅读的人来说,经常在中才能看到自我,遇见知己。

有数据显示,山西省现在保存着全国约70%的明以前大木构建筑,各类形式的古建筑保有量高居全国之冠,而山西南部的平阳(今临汾)、河东(今运城)地区保存的古建筑之多、跨越年代之长、涵盖形式之广、古建筑密度之大,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各个时期的建筑无所不有,被誉为“古建筑爱好者的天堂”。

本周书单,特别推荐的就是连达的《得乎檐角梁柱间:寻访晋南乡野古建》。作为一个39岁的黑龙江人,连达痴迷古建筑,自1999年起自费徒步考察寻访山西各地古建筑和古村落、古民居。用写生的方式记录那些鲜为人知、倾颓濒危、行将消逝的乡野古建筑,常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包在偏远山乡奔走。连达笔下这些棚棚如生、惊艳无比的手绘,记录下来的不仅仅是艺术,更是濒危的中国建筑史料,再加上他对古建“轻松愉快的考证”,读来既不烦琐枯燥,又不失严谨,知识与趣味兼备。从书中,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感受传统古建之美,还能更好地了解其中的历史和人文故事。

虚构类作品,我们推荐的是长篇小说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。3月13日,布克奖委员会公布了2019年入围国际布克奖的长名单,中国作家残雪凭借本书入围。

此外,夏目镜子以回忆往事的口吻讲述了她眼中的丈夫——夏目漱石在不同人生角色中的不同侧面的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,也值得你关注。



《得乎檐角梁柱间》

本书中,作者连达用真诚又富有巧思的文字搭配157幅精美手绘,将晋南124处古建之美展现给读者,记录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古建现状,同时也用文字深刻了他的行迹和心迹。让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传统古建之美、了解其中的历史和人文故事,同时,对传统建筑和文化给予更多的关注与保护。



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

此书是残雪于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,该书以爱情为主题,讲述了一个荒诞而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世界中,一群卑微小人物的故事。《纽约时报》评论该书,“在一个看似病入膏肓的世界中创造了新鲜的‘语言’”。这本小说同时体现了残雪在写作方面的哲学追求,无论是主人公翠兰还是其他的女性,她们在追逐爱情的同时,也在追逐着不可见的精神自我,在回向的旅程中接触到现实,而在叙事的走向中,这些看似现实的情节又具有了超现实的荒诞色彩。



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

本书是一部走近夏目漱石生平,甚至了解他的生活点滴、情感起伏等的回忆录,由与其度过20年婚姻生活的夏目镜子口述,其婿松冈让执笔。从夏目漱石年轻时的相亲经历写起,直到他的入生走到尽头。这些讲述感情真挚、情节流畅,生动而琐碎,充满故事性和细节,也颇具真诚的勇气,凸显了夏目漱石有血有肉的形象,也对他们所处的日本明治时代的社会环境、文化氛围以及日常细节、民俗等有生动描述。